



技术革命不断催生新生的文学样态，新媒体成为不断改变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技术力量。媒介创新时代，新的技术革命对当下文学现场有何影响？文学创作的未来何在？如何以合适的方式促进文学与技术深度交融、文学与科学相互增益？身处媒介革新的现场，除了众声狂欢，也需及时前瞻与回望。本期特邀三位青年评论家，一同探讨新时代媒介变革对文学创作及文学生态的影响。

——主持人 钟媛

“人性幽微处，即是算法未及处”

□臧晴

媒介革命、数字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着整个文学生态，已然催生并主导了新的文化场域。从BBS论坛、电子刊物和文学网站，到博客、微博和微信，乃至有声书、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我们的阅读习惯随着数字技术飞快地更新换代。根据历年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字化阅读的覆盖率自2014年首次超过传统纸质阅读以来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除了不断扩张的手机移动阅读，“听书”和“视频讲书”也成了新兴的国民阅读选择。总体而言，各类媒介因素在文学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且这些新旧因素本身在加速融合，使得文学的创作目的、文本形态、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文学观念、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层次的震荡。

文学创作是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录的重大变革是在漫长的时空中完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口头创作时间要早于荷马的时代，其主题和事件通过吟诵诗人代代相传，直到底西特拉图时代才被最终写成，列为经典，并由此开启了几千年的纸媒传播时代。然而，数字技术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实现了对文学写作、传播和阅读的全方位占领。二三十年前，一个写作者可能用纸笔完成创作，然后通过写信的方式投稿，联系编辑，然后修改并最终刊发，此后也会通过“读者来信”“作品讨论会”等方式获得反馈意见（这也催生了手稿研究、编辑/作者口述史研究、读编往来研究等文学研究方向）。如今，写作者很可能在创作之前或期间就开始在各类网络平台与读者互动、搜集信息，然后用电脑完成写作，以邮件等方式交付编辑或直接上传网络平台，作品宣传、发行阶段更会大力借助各类数字手段开展推广活动。一方面，大量新老作家都在努力通过各类新媒体手段“营业”，包括回应读者、接受记者采访、同行对话、跨界合作等，比如前不久，《人民文学》杂志通过“与辉同行”直播间带动了超10万册的销量，而眼下几乎每一个文学期刊、出版机构都在“两微一抖”上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通过新媒体手段来有效获取创作反馈，比如通过直播观看人数、广告投放量、读者订阅和打赏情况来判断读者的接受程度并据此调整写作策略。曾经，钱锺书以幽默的口吻拒绝了读者的拜访请求。如今，“母鸡们”的下蛋逻辑已经被媒介革命所颠覆，不仅积极适应各类媒介形式，如果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直播“下蛋”、跨界“孵蛋”，进而通过数字信息来调整“下蛋”方式。弹指几十年间，时移世易，真可谓沧海桑田。

对此，我们无需再焦虑“文学的终结”，或恐慌技术对于人性的挤压，我们早已走过了科技与人文对立的时代，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媒介技术在超越工具意义之上的深层影响，包括其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审美方式和整体评价体系的革新意义。应当看到，媒介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与相互融合，使得文学创作朝着“破圈”的方向一路狂奔，直接促成了以语言和文字为核心

的传统文学观。回顾媒介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历史，可以发现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始终遵循一个基本逻辑：通过全方位地调动人的各种感官，最大限度地语言文字具象化，由此重塑了人类千百年来来的文学观念。毕竟，我们习惯于文学的核心存在方式是文字，“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认同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共同形成了文学活动，并且彼此渗透、相互作用（艾布拉姆斯），也强调读者与作品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布洛），等等。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文学观”：文学是以审美为目的的语言艺术，想象力生发处，即是审美产生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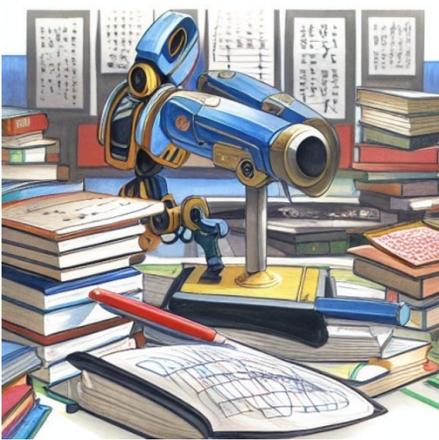
然而，新媒体技术在文学中的运用以复杂的五感体验取代了读者对于文字想象力，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便被大大缩短，语言文字之于写作者的意义空间也就逐渐被蚕食。当人对视觉官能的依赖被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技术不断强化，那么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就会被弱化，同时，人在经验世界中调动其他官能的能力也会被削弱，从而进一步导致文学感知力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当下新媒体技术的这种“拟像”趋势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都引向了确定性与具体化，直接反叛了经典文学所追求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暧昧性。今天的作者与读者反而更期待被简单粗暴地投喂各种明确的标签，而标签本身也正是互联网的一种元数据标签类型，其所代表的分类与定性直接来自于现代科学对精确性、可控性的追求。

可以说，新媒体技术所引发的文学生态的震荡，不仅超越了工具的范畴，它已经演化成成了内容本身。如此前学者吴俊指出，“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是信息内容的无穷变量，包括其中的内容创新，新媒体形成的实际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现如今，当读者在任意一个平台打开一个文本的瞬间，网络后台便开始争分夺秒地计算着阅读时长、停留重点，并通过大数据的捕捉关联此前的阅读历史，经由复杂的算法机制“推测”出阅读偏好和趣味地图，最终反过来向其推荐类似文本，即为读者“定制作者”。这种“阅读算法”在读者不自知的情况下强化、甚至固化了阅读习惯，并压缩和排斥了自然阅读的空间。同时，数字化技术又反过来将读者的偏好和习惯反馈给作者，由此引导了文学创作的取向，即为读者“定制作者”。这种双向的类型化直接受商业逻辑所驱动，于是，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机制催生了流行文化、亚文化在当下社会的泛滥，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文学创作与阅读空前强调“人设”“反转”“节奏”的新趋向。以当前正值风口的微短剧为例，其大部分脚本来自于网络文学的巨大资源库，尤其偏好新奇人设和“狗血”剧情密集的快穿文、重生文、复仇文等。微短剧的卖点在于数字化时代为快节奏的现代都市人所量身打造的“可计算的爽感”：这种“爽感”以精确到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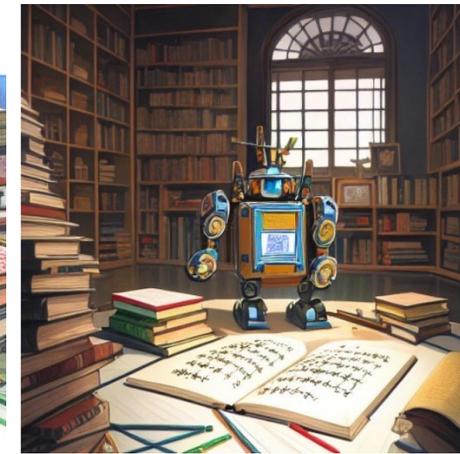
秒一个戏剧高潮的方式被密集激发，使观众对作品迅速产生“用户黏性”，进而又刺激万千作者批量复制，直至观众的“爽感”阈值被不断调高到“脱敏”为止。可见，人工智能为新媒体技术点燃了加速器，但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困境：商业逻辑需要确定的、稳定的和可控的大数据与大模型，而这与人类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本能追求背道而驰。人类往往一边“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陷入舒适圈而不能自拔，一边却总是难以抑制人性自由的旁逸斜出，渴望在新鲜的、陌生的、不期然之处产生新的灵魂悸动。科技的发展能够为人类尽可能多地提供“熟悉感”，却很难为人类提供恰到好处的“新鲜”，因为它无法预料这些“出神”“灵光乍现”的时刻，也无法预估人性蜿蜒绵长的轨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日的热点新闻“第一部人工智能长篇小说问世”可谓是绝佳的注脚。据开发者华东师范大学文学计算团队介绍，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根据所提供的提示词和模型，仅耗一个半月就完成了普通网络写手一年才能达到的体量，改写了此前“AI只有模仿力，没有创造力”的时代。但该团队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人机融合小说”而非“人工智能小说”，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的痛点在于处理上下文连贯性和作品深度，这部分仍需要人工进行大量的修订和润色，即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直接产生内容，但尚不具备人类处理复杂关系与情感表达的能力——人性幽微处，即是算法未及处。这提示着我们未来人类与技术交互融合的可能方向，带领我们重新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在新媒体技术重塑文学生态的当下，人类还能够如何行动？又应该如何作为？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该如何重构？这是数字化时代留给文学与人类的挑战，也将是未来文学与人类重寻自身价值的阿基米德支点。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机器人用纸和笔进行创作（图片由AI生成）



户个性化定制。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史就是作品的接受史”，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反应和期待会反向构造文学艺术创作的历史。这一点在网络文学写作中尤为明显，很多网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不是被动消费，而是同作者进行平等对话，借以完成审美认同和消费等过程。此外，只有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和阅读趣味的作品，才能在海量的文本中脱颖而出。从这个角度而言，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作者已死”已经到来。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文学创作的权力再度被解构和重塑，由原来的精英阶层和草根写手，进一步转移至机器人。文学创作不再是神秘的、有准入门槛的活动，也不再过度仰仗作者的才华和灵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输入相应的指令创作出其所喜欢的文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世界观设定、写作风格等等都可以一对一的量身打造，满足读者更为细化、分众的阅读需求。在未来，文学作品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大众化、日常化、通俗化、便捷化的方式融入到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去。

可以观察到，已经具备多模态内容生成和创意写作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正在无限逼近人类的创造力“天花板”。

人工智能写作的原理主要是依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为了达到理想状态，人工智能需要收集、学习、整合、处理大量的文本数据，可谓汲取了人类现有知识库的群体智慧，这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远远无法企及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生成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模仿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展现出强劲的创作潜力。一直以来，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表达力是人类区别于机器人的独有特质。然而在当下，人工智能有代替人类创造世界趋势，其所呈现出的创意写作的巨大潜能令许多人对文学的未来深表担忧。

回顾媒介的发展史，每一次文学遭遇新兴技术冲击时，都会引发“技术威胁论”和“文学终结论”的探讨。很显然，文学并未因新媒介的涌现而消亡，相反却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出诸多新变，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就是有力的明证。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写作和“人机共创”的写作模式，不妨保持一种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也许我们应该追问的是“怎样利用AI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以及“什么才是好的人机共创文学”这类话题。

人工智能可以给人类写作者提供创意灵感、构思故事情节、优化语言表达、深描场景细节等，且其高效的创作效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类写作者的工作负担，促进生产力和创作产量的提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对人类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着人类写作者在文本创造力上着意经营，更加聚焦于内容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依赖于既有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写作是有边界的，且在对既有文本的程序模拟过程中往往存在灵韵缺失的弊病。因此，人类写作者应该积极拥抱无以为穷尽又原初鲜活的生命和生活经验，在技术理性之外赋予文学作品独有的人文光辉，这也许是应对人工智能写作的突破之道。随着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人机融合”的写作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主导性的创作趋向，我们期待这种技术与艺术的碰撞所召唤出的全新美学风格。

从人工智能对文学受众的影响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分析用户的阅读历史、题材偏好等信息，为用户推荐符合其口味的文学作品，提高用户的阅读满意度，甚至可以进行用

「人机融合」可能成为未来主导性创作趋向

□布莉莉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为作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对此应保持相应的警惕和反思。比如，为了提高和优化性能，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喂，而这些数据往往来自网络、书籍、报刊等等，这一方面涉及作品版权归属等问题，另一方面其数量、质量也会影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水准。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生成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式化、雷同化的弊病，甚至为了赢得受众的关注，盲目迎合读者趣味，扎堆书写热门题材。这难免会导致其所生产的文学文本陷入某种平面化的书写怪圈，在算法和数据控制下画地为牢。如何在学习模型逻辑的骨骼框架上，生长出不可被量化的细腻情感、灵动想象、深邃哲思，以及直觉化的独特认知，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大，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掀起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内容生产方式的变革。面对这一新兴事物，难免肯定者有之，担忧者有之，质疑者有之。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存在形态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不妨怀着积极开放的心态拭目以待。

（作者系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当下文学创作拥抱新媒体的几个动向

□李杨

新媒体的发展，让“文学如何破圈”的命题引发持久性讨论，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创作者与批评家的眼前。事实上，据伊格尔顿的考据，文学概念的形成不过近两百年的时间。中国新文学的崛起也是在百余年间逐渐奠定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为基本格局的面貌。若是破除观念桎梏，认识到文学概念处于流动状态，会发现文学无需破圈，创作者其实没有“圈”的意识，而是始终积极靠近新媒介，找寻丰富人类精神文明的空間。文学从未像今天这般，完全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时间，处处皆有文学创作者活跃的身影，彰显出文学拥抱新媒体的努力。

重返经典与再创作

“重返经典”可以说是每个时代共有的命题。由于新媒体的引入，“重返经典”的方式由文本创作延伸到影视作品、动漫电影、综艺表演等多个领域，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比如作家马伯庸的畅销作品大多都是对经典作品的“当代再创作”。《风起陇西》引入谍战视角，加上《三国机密》《三国配角演义》，共同对三国历史缝隙进行填充。《长安的荔枝》抓住“一骑红尘妃子笑”中为人所忽略的荔枝运输的过程作文章，勾画出唐朝官场的风云变幻。《太白金星有点烦》将“西天取经”作为重大项目，描绘太白金星李长庚完成项目的艰难与困苦。我们熟悉的，不仅是作为底本的故事和人物，更是那些在另一维度上演的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情节和寓言，通过马伯庸作品的影视改编，这些内容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而这，正是“重返经典”大闹席卷文学创作各个角落的重要原因。

“国漫崛起”的呼声，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启，在《白蛇：缘起》上映后日渐高涨，而《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打了一针强心剂，《长安三万里》则让更多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潜力。《西游记》《白蛇传》《封神演义》和耳熟能详的唐朝诗歌，这些存留记忆深处的文化传统，帮助国漫迎来了新的辉煌。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之于国漫，一直是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神话传说与诗词曲赋中包含着爱情、友情、亲情，以及对勇气、反抗与智慧的讴歌，借助新的制作技术，融合美术、音乐、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助力国漫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在影视剧之外，综艺节目近些年来不断开拓，尤其是为观众带来欢乐的喜剧类综艺更是屡屡掀起收视热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诸多表演剧本的写作灵感，都与经典文本有关，如《书煮“三结义”》《先生请出山》《悟空》等。还有引起广泛讨论的奇幻动画《中国奇谭》的第一篇章《小妖怪的夏天》。以经典文本中的配角或小人物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是再创作的重要方式，也是让观众与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关键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经典文学的“重返”，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透过经典作品的缝隙，抓住时代的风潮进行再解读与再思考，以经典为背景和舞台，通过多种方式的演绎，映照现实情况、寄寓精神理想，完成属于每个时代自身的

“故事新编”。

短视频与再压缩

在生活节奏快的当下时代，短平快的视频赢得了资本和观众的青睐，并借助于各类软件和平台迅速发展。对短视频进行分类概括无疑是困难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短视频无所不包，一切都可以成为其素材。但正因如此，如何选择材料，进行脚本的写作和演出，保证作品能够突出重围，便成为创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也离不开文学创作，离不开创作者的构思与创造。

以B站生活区的搞笑区自媒体为例，很多搞笑视频都取材于生活，如“真子日记”对绿茶闺蜜、直男男友、纯爱战士的夸张演绎，“熬一耶ye”对舍友情、兄弟情、大学生活的疯狂表演等，这类自媒体凭借对于某些社会关系和现实情境的精准把握，在几分钟的时间内直击观众的笑点和痛点，赢得了百万粉丝的关注。

相较于长剧集，短剧具有投资少、回报快、试错成本低等特点，成为影视行业的新焦点。现今的短剧呈现出两条发展路径，一是如在2022年和2023年热播的《虚颜》《念念无明》《招惹》《风月变》等短剧，在芒果TV等网站播出，单集时长10分钟左右，总集数不到20集，可以看作是对长剧集注水多、集数长的反拨；二是以2024年初爆

火的《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为代表，单集片长1到2分钟，通过抖音等短视频APP推出。近期，“爆款短剧编剧月入超10万”登上微博热搜，对于短剧剧本写作来说，更多追求强冲突性和爽感，与网络文学作品的写作逻辑相类似。

短视频追求的是时长更短，播放量更高，对内容进行压缩、再压缩，这势必会对审美性和深度造成一定损伤，但这就是速食化时代的需求。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也会在不断的摸索中寻求数量与质量的平衡，尤为重要，这些坐拥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及其创作者，或许正捕捉到了当下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与情感需求，为考察时代群体的精神面貌提供了不容或缺的切口。

人工智能与再解构

2024年，在电影、动画、短剧等领域，人工智能全面开花，席卷而来的革新，让文学工作者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让更多人加入到文学写作中，开拓新的天地。从印刷术到打印机，再到网页媒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也会为更多人打开文学创作的大门。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之前的革新，改变的只是创作手段，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发展，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了冲击，文学、美术、书法等等，这些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人文艺术，可以由AI自主生成，既有的文学艺术观念遭到强烈冲击，同时也解构着诸

多已有的文学观念。

针对当下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时，可能存在的机械重复的问题，以及有关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的论述，多是在网络文学发展阶段已反复讨论的概念和话语的再启用与再翻篇。而缺乏创造力，陷入复制与批量生产的漩涡，更是当下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症结性问题，可是这却并非引入人工智能所导致，而是与创作环境及创作者密切相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种层面上加速和放大了这一现象。人工智能的变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它是亟需关注和突破的前沿话题；而就人文学科来看，当然也需要保持密切关注，但它对于文学究竟有何影响，需要等到人工智能深入大众生活，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一部分时，才能作出切实可靠的深度考察。

人工智能对于我们身处世界的改变，是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文学工作者不论对此持有何种观点，都势必紧密地靠近和拥抱新生物。这也要求文学研究者不断调整思路和方法，打破固有的文学观念，探索学术研究的新空间和文学创作的新的可能性。

新媒体时代的技术更迭，改变的不止是人们的使用工具，更是潜移默化地形塑着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在这其中，文学经典的魅力，总能依托新媒介与再创作不断焕发活力。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更多人打开文学创作的大门。但是，未来的文学写作，不论以怎样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依然服务于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工作者在未来的适应与转换，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为人的文学”。

（作者系文学博士，《杨子江文学评论》编辑）